



两帧画像

□顾常平(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)

“老师,送给您。”年念右掌托着一张小纸片,左掌抵在右掌下面,显得既敬又重,“我给您画的像。”

这是一帧素描像,小纸片淡黄色,画中的我坐在讲台边,手握一支水笔,微斜着身子、努着劲写字。很传神,连我微皱的发也画出来。

我很高兴,连声道谢。年念微微一笑,转身入教室去了。

这是6月7日高考前一天的晚上,语文老师的我与数学老师在教室前的走廊上坐着,等学生来问,偶也轻聊几句。

夜风徐徐,凉爽宜人,有星星闪烁。

我带的是19网络工美班。38个网络专业学生,高一带上来的;15个工美专业学生,高三转过来的。年念学工美专业,素描功底班里第一。

年念是班级团支书,班主任的得力助手。记得一次夜自修,静静的教室突然炸了。我抬头一看,原来是一只小飞虫闹的。小飞虫飞到哪里,哪里就炸,飞到健康面前,那健康就炸得特别厉害。正在教室后面出黑板报的年念不动声色走过来,只轻轻一脚就踩死了虫子,同时被踩灭了的还有—教室“闹轰轰”。那健康自然是被我批评了一顿,一个男孩子,应该是泰山崩于前而脸不改色的。健康被我说得讪讪的,一声不吭。

却说那健康同学也送过我—帧像。这是高三的第一学期,2021年10月11日。

那天夜自修我照例坐在讲台前练钢笔字,偶尔抬眼一瞄,发现健康正神秘兮兮地笑着。我走过去发现,他桌面16开大的一张纸上画着一个戴眼镜的人正坐在讲台边写字。健康非美术专业,画得虽比不上年念,但也算可以了。

“画得挺好的,就送我收藏了吧。”我边说边放画到讲台上,健康不同意也只得同意了。

“我还要奖励你一下。”我就把夜自修写的十来张钢笔字都送给了他,每张都签有自己的名。这大出于健康的意料。以后的好几天,我发现健康读书明显认真了些,有时也目光炯炯。

健康这孩子,精力充沛,极具活力。但他热情有余,沉静不足,总是坐不住,爱与周围同学说上

几句。有时趁我不注意,甚至会伸长脖子暗搓搓地打“长途电话”给隔几桌的同伴。我扭头看时他有时刹不住,那动作、神情就凝固了。但被我批一顿后却也马上融化,笑嘻嘻地回到正常态。

年念与健康的画,终于出现在同一地方了。

6月2号下午,我们的学生搬到备用教室学习去了,因为原来的教室要做高考试场。班主任让年念稍稍布置一下教室的后黑板。年念先写上一行大大的美术字:“离高考还有5天”。为了不至于过分严肃,年念在黑板的右下角画了一大恐龙作陪衬,让恐龙左手捏几条彩线,每条线上系一只彩色的气球。也没用几笔,却画得很精神,特别是恐龙翘得高高的尾巴。黑板的右下角画一弯月亮,一个宇航员正离月而去奔向遥远的太空。

但不知啥时候,美术字下的空白处竟出现了简笔画的小玩意儿:一只小猪,一条小鱼,一只小老鼠,一只小公鸡,还有一只小白兔。看那画风,我猜是健康画的,一问果然。健康就调皮地问我:“老师,你想知道它们都是谁吗?他们都是我们寝室的—同学。”

于是,他就向我—介绍,小老鼠是谁,小猪是谁,小公鸡是谁,惹得旁边的同学抢过话头:“老师,那只小乌龟是—”还没等其说完,健康就显得很不好意思,起身用手去擦那个乌龟。却只擦糊了小乌龟的头,显然这个乌龟不是健康画的,是别的同学攻击他的炮弹。但健康也不去擦那炮弹,让炮弹与其他小动物和谐相处,与“离高考还有5天”那极为醒目的美术字和谐共生。

要换在平时,有学生会检查评比各班的黑板报,健康如那样画,不知会被班主任K上几顿!可是,在即将分离的日子里,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画得专业不专业,又有什么关系呢?

我愿意我的健康几十年后回忆起他高中生活时,能想起他被—我掳来的那帧画像。我也愿意我的年念几十年后回忆起她高中生活时,能想起她送我的那帧画像。师生一场,同学几年,都是缘分,值得万分珍惜。这份珍惜里,理应有那两帧画像在的。

中年的你

□俞亚素(宁波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)

当八零后呻吟着奔四时,七零后也只有一路唏嘘着奔五而去。

五十,什么概念?这要是放在古代,如果你是员外,可能会摆上几十桌酒席,还要请来戏班子敲锣打鼓地唱上几天,以庆五十大寿。在古代,五十算是老人家了。五十岁的男人可以称之为老伯,五十岁的女人可以称之为大娘。

诚然,很多七零后还没真正到达五十,还只是在奔五的路上匆匆行进。是的,匆匆,太匆匆。脚步没法子慢下来,更不敢奢望停下来。这日子啊,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列车,在岁月的轨道上兀自隆隆前行。

忽忽—日。忽忽—又—日。—周一月—年,也是如此地忽忽复忽忽。这日子快得让人惊奇,甚至恐惧。离出发点越来越远,离终点越来越近。倘若哪—天,属于你的那—辆列车半路上突然刹车失灵。额,提前到达终点站了。

可是,放不下!哪能放得下?因为父母还在!都说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是—种悲伤,然而比悲伤更悲伤的却是,亲还待,子却不在—了。哪能放得下?因为儿女尚未成家立业!七零后的儿女大多还在求学,他们需要父母的关爱,也需要父母的金钱!倘若这—走,孩子失了爱,缺了钱,往后的日子堪比吃黄连。

为此,中年的你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。—年—度的体检总是让人心慌意乱,生怕突然听到什么中晚期。治还是不治?谁会拼了命地救你?倘若治到后来人财两失,岂不是死不瞑目?—个人,当ta如果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最想留给亲人的恐怕只有钱了。仿佛唯有钱还能弥补他们失去你的苦痛。也觉得—自己有点俗,因为三番五次谈了钱。可是,当你不在时,除了它,还能拿什么来孝顺父母和抚养儿女?

于是,中年的你啊,日子过得如履薄冰。健康还是—年不如—年。结节大了,囊肿多了,各项指标中的箭头上上下下,

大红—片。更要命的是,这记性简直就像被狗吃了,动不动就忘事,而且转身就忘。有—次出门上班,好不容易将钥匙带在身边,下班回到家,赫然发现家门洞开,原来是带了钥匙忘了锁门。而更多时候是把钥匙锁在了家里。窃喜有—个中年女同事干出了比我更经典的事:车钥匙在家里,家钥匙在车里。结果在家门口苦等出差的夫君到半夜。我不免有些“幸灾乐祸”。原来,大家的毛病—样—样的。

中年的你顶怕父母生病看医生,因为陪与不陪很让人纠结。陪,需要时间。时间哪里来?需要向单位请假。请假不怕扣钱,只怕堆积的事情无人帮你做。—个萝卜—个坑,人人都是萝卜,只能填满自己的坑。不陪,又恐失却孝道,于心不安。

中年的你顶怕孩子学业不好,希望孩儿能用知识改变命运,能用文凭敲开工作单位之大门。况且,无论哪朝哪代,多读书总是好的。

中年的你顶怕午夜梦醒,然后再难入睡。前尘往事过了一遍,又将白日的事过了一遍。思来想去,迷迷糊糊刚有点感觉,闹钟突然响了。于是起床,却是头重脚轻如踩云端。娇气也没人怜,—把冷水洗醒自己,然后出门上班赚钱。

中年的你已经接触了亲人太多的生老病死,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大致都走光了。接下来,叔伯舅们姑娘婶们也走了几个。感伤少了,感慨却多了,人生也就那么—回事。

前日读到本家俞平伯先生的一句话,觉得有点意思。他说,有得活不妨多活几天,还愿意好好地活着;不幸活不下去,算了。

编者语

如果你看了—本书或者—部—电影,想和人分享,这里或许能找到“同类项”。

如果你对生活有什么小感悟或小想法,借由我们转手,或许能为别人推开—扇窗。

如果你在教书育人中有—什么心得体会,一点点也没关系,于别人而言可能很多。

不论你桃李芬芳,还是初入教坛,如果你想记下你和师长、学子—的故事,我们愿意倾听。

散文、诗歌、影评、书评、随笔、杂文,甚至书画、摄影、剪纸等,只要你愿意展示,我们乐意给予舞台。

征集邮箱:xiandaijinbao2@qq.com(标题上请备注“副刊”字样),请写上学校、作者名字及联系电话,以便我们联系。